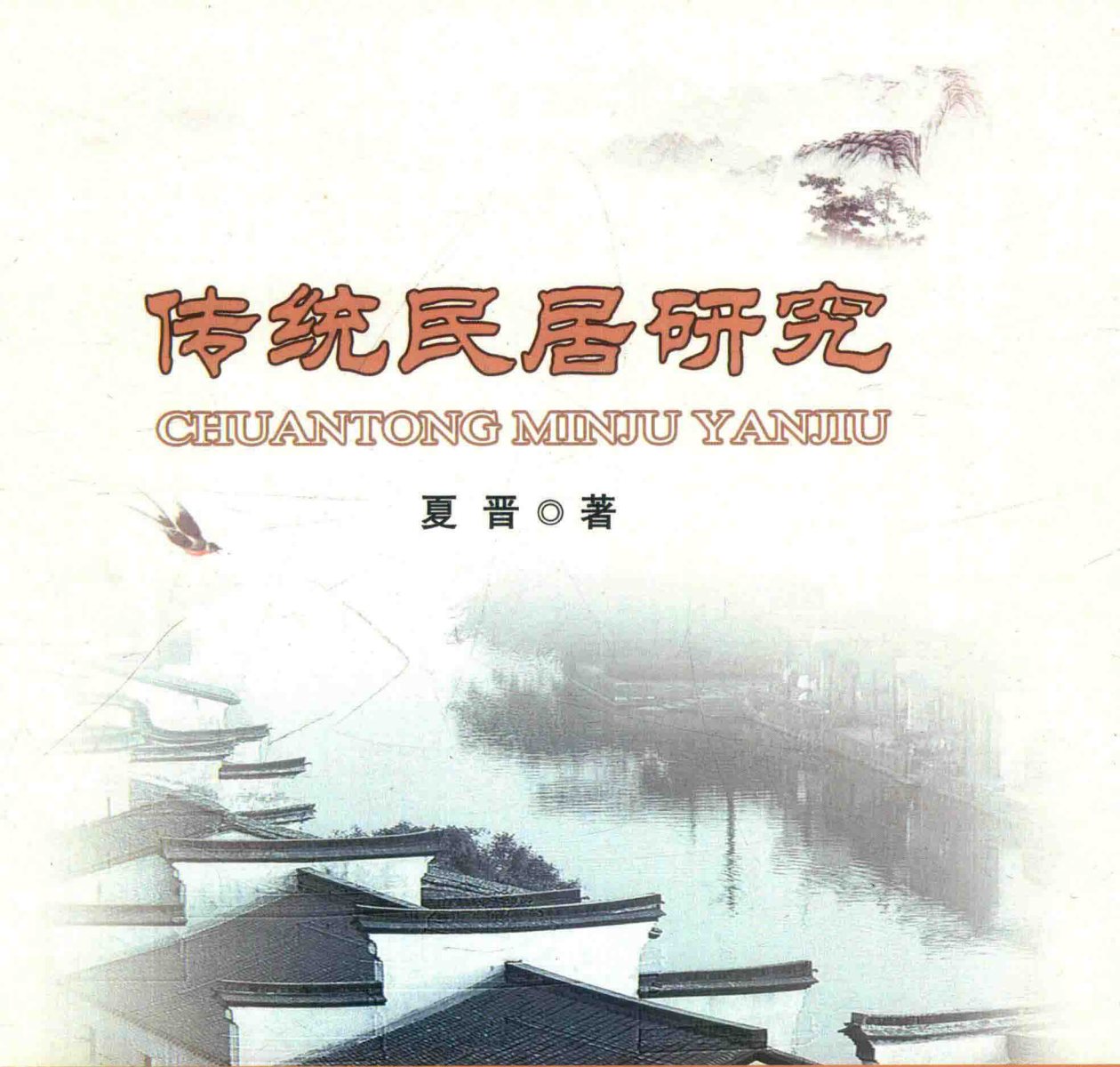




传统民居研究

CHUANTONG MINJU YANJIU

夏晋◎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全国百佳出版社

传统民居研究

夏 晋 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民居研究 / 夏晋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8.12

ISBN 978-7-5581-6491-0

I. ①传… II. ①夏… III. ①民居—研究—中国
IV. ①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3293 号

传统民居研究

著 者 夏晋

责任编辑 齐琳

封面设计 程娃娃

开 本 787mm*1092mm

字 数 277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3109269

印 刷 长春隆艺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81-6491-0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夏晋，男，1980年3月出生，湖北鄂州人，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国内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居环境设计及其相关教育领域。作者近年来在乡土建筑聚落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并完成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二项，湖北省级教改项目一项，校厅级教科研项目六项；参与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武汉市软科学项目等各级各类项目八项；目前已主持出版个人专著一部，教材一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指导《土家建筑艺术瑰宝——彭家寨》、《VR技术下的古建筑艺术——山西晋祠》等作品先后获得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家级一二等奖，并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南民族大学优秀创新指导教师”

前 言

传统民居建筑作为文化、历史、艺术、技术的承载者，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构成因素，是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品”，是见证历史更迭、文化发展的“活化石”，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瑰宝。传统民居作为社会意识下不断更新的物质文化遗产，失而不可复得，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及不可再生性。对于传统民居的保护，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历史建筑，它们价值在于其历史真实性和文化性。而要对其传承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传统民居是集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物质实体，更重要的是其自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文脉。

中国各民族分布广泛，气候、海拔、地形等自然因素迥异，民居形式多样，仅粗略统计就有 40 余种。自然、民俗、住居观念等因素是各民族建筑特色和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其建筑形式是各民族生存智慧的艺术结晶。

本书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稿难免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

目 录

第一章 异彩纷呈的传统民居	1
第一节 轻便的毡房	1
第二节 厚实的土方	13
第三节 坚固的石房	25
第四节 干爽的木房	37
第二章 内涵丰富的传统民居构件装饰	49
第一节 家代昌盛的象征	49
第二节 彼岸世界的通道	60
第三节 图腾崇拜的遗存	68
第四节 生殖繁衍的渴望	78
第五节 特殊权力的显示	88
第三章 多种多样的民居形式	98
第一节 氏族外婚的集体公房	98
第二节 暮合晨离的走婚大房	106
第三节 兴旺一时的母系长房	115
第四节 坍塌在即的父系长房	122
第五节 封闭窒息的深院厢房	131
后记	140
参考文献	141

第一章 异彩纷呈的传统民居

人类为自己的文化活动需要创造了建筑；建筑为人类的文化活动需要提供了空间。

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满足人们的需要、适合于人们日常起居的空间，即人们平常所说的民居建筑。

一般来说，传统的民居建筑，多由承重构件、围护构件、遮盖构件、辅助构件等建筑构件构成。

在承重、围护、遮盖、辅助四类构件当中，最能起到空间划分作用的是主体围护构件。主体围护构件是建筑实体的最外显部分，也是最能显示建筑实体外部特征的部分。

就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来说，构成主体围护构件的材料十分丰富，有毡毯，有竹木，有岩石，有生土，等等。在运用木构架很好地解决了承重问题以后，为节省人力财力，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主体围护构件，大都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建筑资源作为材料。

建筑材料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民居建筑类型上的异彩纷呈，也体现了中国在民居建筑方面的聪明才智。

第一节 轻便的毡房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流传至今的古代歌谣《敕勒歌》，把祖国广袤无垠、牧草肥美、牛羊遍地的草原景色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激起人们对蓝天白云下辽阔草原的无限向往。

《敕勒歌》所歌咏的这片苍茫大地，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天山山脉，南达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北沿，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这片土地，辽阔宽广，流水蜿蜒，湖泊星布，牧草遍野，丰茂肥美。三月春初，和风习习，天气渐暖，冰消雪融，大地复苏，嫩草泛绿；七月盛夏，牧草蓬勃，百花争妍，姹紫嫣红，鲜奶飘香，牧歌悠扬；仲秋九月，金风送爽，百灵欢唱，羊群如云，牛肥马壮；冬季来临，气温骤降，朔风渐起，瑞雪纷飞，茫茫原野，素裹银装。自古以畜牧业为生计方式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就世代代生息、繁衍、劳作、活跃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天然牧场上，并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诗剧。

畜牧生计方式是人类对干旱和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它的生态学原理就是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一条以植物（牧草）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人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为了使这条长食物链绵延不断，人们必须通过有规律的移动把畜群牧放在生态系统的能源输出口——青草地上，从而达到以较大的活动空间来换取植被系统自我修复所需时间之目的。有规律地移动畜群，以较大的活动空间来换取植被系统自我修复所需的时间，这样的一种生计方式必然造成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时转移”的游动式生活。

适应于逐水草随时转移的游牧生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住屋，大多是容易架搭拆卸、方便捆扎搬运的以毡毯作为围护材料的帐篷类住屋，即《敕勒歌》里所说的“穹庐”。

《敕勒歌》“本鲜卑语”，随着鲜卑民族的瓦解、融合并退出历史舞台，鲜卑语早已消失于世。然而，歌词中用以形容茫茫苍天的“穹庐”一词，却与已被“易为齐言”的《敕勒歌》一起，一直流传至今。作为一种古老的住屋形式，“穹庐”也并不因鲜卑民族的退出历史舞台而销声匿迹，相反地，这种古老的住屋形式至今仍为我国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所习用。像雨后鲜蘑一般散落在绿草如茵的草原上的蒙古包，就是其中的一种。

古时称之为“穹庐”的蒙古包，在蒙文古籍《蒙古秘史》里称“斡鲁格台格儿”或“失勒帖速台格儿”，汉意为“无窗的房子”。现代蒙古语则称之为“蒙古勒格日”（蒙古人房子）、“奔布格格日”（圆形房子）或“依斯格各日”（毡房）。而我们常说的“蒙古包”这个“包”字，却出自满语。《黑龙江外记》载：“穹庐，国语曰蒙古博，俗读蒙古包。”“国语”即满语，满语“博”

之汉意为“家”、“屋”。“包”与“博”音同，且又与穹庐意近，所以，近三百多年来，人们便通称之为“蒙古包”。

蒙古包是草原上一种呈圆形尖顶的天穹式住屋，其构建材料有编壁、椽子、门框、圆顶、围毡、衬毡、毛绳等。编壁蒙古语称“哈纳”，是用若干根径粗0.03米，长约2米的细木棍互相交叉，用毛绳或皮绳连结成的活动围子，木棍之间有一定间隔，可以拉开收合，拉开时宽约2米，高约1.6米，蒙古包的大小，就是由所用的哈纳数量多少决定的。一般中等规模的蒙古包，多是由5~6块哈纳围成，最小的4块哈纳，大的有8、9、10、12块哈纳。12块哈纳的蒙古包，过去只有王爷和大喇嘛才有资格居住。椽子蒙古语称“乌尼”，径粗约0.05米，长约2米，一端为圆形，另一端修成方形，整条涂上红漆。一座蒙古包约需乌尼60根。包门由门框、里门扇、外门扇三部分组成，高约1.2米，宽约0.8米，门扇多以红、黄两色彩绘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图案。圆顶蒙古语称“套脑”，是蒙古包的顶窗，为一锅状漆红木架。围毡、衬毡、套毡多为素色毛毡，只是套毡装饰有蓝色或红色的“十”字图案。毛绳用于捆扎绑勒，长达数十米，用马尾、马鬃、驼毛等编织而成。

牧民游牧来到新的草场，选好地址后，先在选定的地址中心位置安放炉灶垫板，然后在适当地方安立包门。包门立好后，从包门两侧展开哈纳，用绳索绑牢勒紧，并反复调整，使成圆形。勒绑的上下两根绳索一头系在左门框上，另一头绕哈纳系在右门框上。之后，让个子较高的人双手高举圆顶套脑，站立于哈纳圈围的圆心，众人则以门框两角为起点安插乌尼杆子，乌尼杆子方形的一头插入套脑底边圆形榫眼，另一头架在哈纳上并用毛绳系牢，使套脑与哈纳连结，构成蒙古包的骨架。接下来是内挂衬毡，外围围毡，上覆套毡，并用毛绳绑紧系牢，这样，一座精巧美观的蒙古包就搭成了。

内框外护式的蒙古包所用的围护材料毛毡，在过去全靠手工制作。制毡一般要选择晴朗、无风的日子，首先在一块比较平坦而且近水的草地上展铺一张大毡子，再在大毡子上均匀地絮上羊毛并均匀地喷洒清水。絮好以后，以一根长约5米、两端各有一对铁环的横杆为轴，像滚筒纸似的将絮好的羊毛毡坯卷起来，然后套上牲口，将卷成筒状的毡坯来回滚拖。来回拖上十多里地左右，絮好的湿羊毛毡坯便被碾压结实成为一方用于围盖蒙古包的新毡子。这种手工制毡的劳动，在过去多由妇女担任，正像《鲁布鲁克东游记》里所说的：“妇女们的义务是：赶车、将帐幕装车 and 卸车、挤牛奶、酿造奶油和格鲁特……制作毛毯并覆盖帐幕。”而内框——即“哈纳”和“乌尼”杆、“套脑”等，则就地取材，选择大小粗细适中的柳条稍事加工即可使用。

六块“哈纳”围成的中等规模的蒙古包，从外形上看其体量并不很大，



但是包内使用面积却不很小。生活在蒙古包里的蒙古族牧民，习惯将蒙古包内部平面划分为前、后、左、右、中和左前、右前、左后、右后九个方位。正对“套脑”的中位为火位，置有供煮食、取暖的火炉；火炉的烟筒从套脑伸出包外。以火位为中心，火位前面的正前方，为供人们进出的包门，包门一般多朝南而设。包门两侧，左前方为置放马鞍、奶桶的地方，右前方安置有案桌、橱柜等，是炊事的地方。火位的左、右、后和左后、右后五侧，沿“哈纳”整齐地摆放着绘有民族特色花纹图案的木柜木箱。木柜木箱前面，铺上厚厚的毛毯和地毯，这是家庭成员室内活动的中心，也是夜晚就寝的地方。蒙古族习惯以右为贵，以上为尊，因此，蒙古包内正对火位的一方为尊位，是男性长辈坐卧的铺位，也是招待宾朋好友的地方；尊位右侧，是男性成员的铺位；尊位左侧，为女性成员坐卧之处。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蒙古汗国以前，萨满教在蒙古地区占据支配地位。以后，蒙古族又陆续接受了佛、道、伊斯兰等各种宗教的影响。忽必烈时期，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占上风。公元1260年，忽必烈尊西藏萨迦派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其后继者代代为国师，喇嘛教从此受到尊崇，黄教在蒙古地区迅速广泛地得到传播，渗入到蒙古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中，对蒙古社会产生了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下，蒙古族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大多设有供家庭成员早晚膜拜的佛龛。与以西为贵、以右为尊的意识观念相结合，蒙古包里的佛龛大多设置于右后方位的柜子上。右后方柜子上的佛龛，一般都供有佛像，佛像前面，摆放供具、供品以及黄油铜灯等，名曰“圣坛”。由于视为“圣坛”，因此，其附近绝对不能悬挂、摆放被认为污浊的东西，而只能悬挂男人们使用的、作为勇武之象征的弓箭等物品。

从“穹庐”这一古老词汇在汉文古籍上出现的时间可以推断，习用至今的蒙古包这种适应于游牧生活的住居形式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当然，在这漫长的两三千年的中，蒙古包肯定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演变历程而成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典型的住居形式。这种典型的住居形式之所以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当中传承不衰，首先是其略呈圆锥形的立面造型十分适合于北方草原风大雪猛的气候条件，其次是它易于装卸搭盖，便于捆绑运输，十分适合于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计方式。同时，居住在蒙古包里的牧民，大多可以由内而知外，根据从套脑照射进来的阳光，可以详细而且准确地判断时间的早晚。在没有钟表一类计时工具的去，草原上的牧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判断将白天十二个小时划分为“照在套脑上的太阳”、“椽子上的太阳”、“哈纳中部的太阳”等数个时间段，按照不同的时间段来安排自己的牧活家务。由于蒙古包这种住居形式具有诸如此类的一些优点，加上毡毯经久耐用，柳条可

以就地取材等等，因此自然而然地为广大的蒙古族牧民所喜爱，成为他们祖祖辈辈生儿育女、日常起居、颐养天年的温馨家居。（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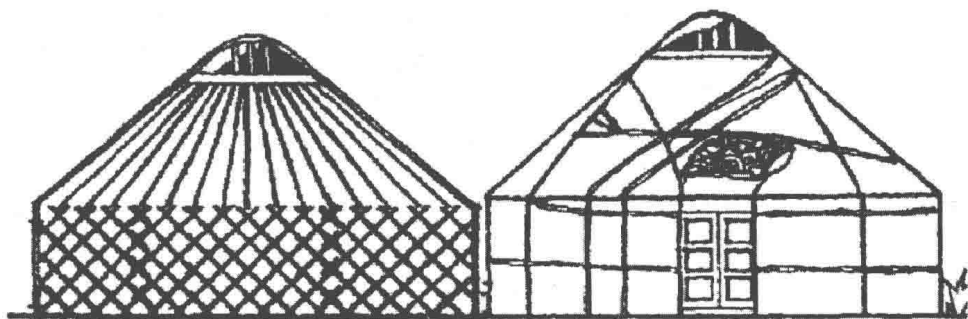


图 1-1 蒙古包内架 蒙古包外观

和匈奴一样，公元前 2 世纪至 1 世纪兴起于敦煌、祁连山之间的乌孙，也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公元前 174 ~ 161 年间，在匈奴的支持下，乌孙西击月氏，杀月氏王，收复并留居月氏所占领的伊犁河谷和额敏河、额尔齐斯河等七河流域，此后势力日趋强大，遂脱离匈奴而独立，建乌孙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张骞出使西域至乌孙，汉武帝先后以宗室女解忧公主和细君公主嫁乌孙王昆莫。细君公主作《黄鹄歌》所说的“异国”，即乌孙故地，在今伊犁河谷平原和七河流域，是哈萨克民族发祥之地；乌孙，乃今哈萨克民族族源之一。“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两句歌词，为我们简洁地勾画出一幅哈萨克族先民“逐水草、事游牧”和“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的生活图景。这样的生活，经历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哈萨克族牧民当中延续。哈萨克族牧民游牧时所居住的毡房，就是这种历史延续的写照之一。

由于与蒙古包同源源于古代的“穹庐”，因此，哈萨克族牧民游牧时所居住的毡房，其外形、构件、结构、搭盖方法等，均与蒙古包大同小异，相差无几。

哈萨克毡房亦由木栅、撑杆、顶圈、篷毡、顶毡、门框、围带等构件组成。木栅哈萨克语称“开列克”，基本相似于蒙古包所使用的哈纳，也是就地取材用红柳条编制而成。与哈纳不同的是，开列克分两种，一种是宽眼的，一种是窄眼的。宽眼的又称“风眼”，其特点是携带方便，但稳定性较差；窄眼的又叫“网眼”，其特点是坚实牢固，抗风力强，但比较重。撑杆哈萨克语称“伍沃克”。哈萨克毡房的伍沃克大体相似于蒙古包的乌尼，不同的是，乌尼是笔直的，而伍沃克一端则弯成浅弧形，并在靠近弧形的部位雕刻有菱形、书名号形一类花纹。搭建时，将浅弧形部分的端头用毛绳绑扎在开列克围成

的墙架上部两支杆的相交处，另一端则插入顶圈的眼孔内。由于伍沃克与乌尼形状有这样的区别，从而使哈萨克毡房的外形不完全相似于蒙古包。顶圈哈萨克语称“强俄拉克”，其形状、材料与蒙古包的套脑基本相似，也是用木杆圈成直径1.5米左右的圆圈，圆圈上每隔0.03米左右钻一孔眼，为插伍沃克用。圆圈中以两对共四根或三对共六根细木杆弯成势高约0.5米的弧形，并相连接地作为圆中凸起呈穹庐的形状，连杆相互垂直交叉地插入圈木中。哈萨克语称门为“叶色克”，叶色克常制成双扇开启，高约1.5米，宽0.7~0.8米。

以上所描述的，都是哈萨克毡房的内框构件。这些木质内框构件互相组合，共同构成哈萨克毡房的框架。除了这些内框构件外，再就是草帘、毡毯、围带、毛绳等外护构件。

和蒙古包一样，哈萨克毡房的外护材料也是以未脱脂羊毛为原料、以土法手工擀制而成的毛毯。与蒙古包不同的是，遮盖哈萨克毡房篷顶上的篷毡，其下摆往往缝制成收口的弧形，其弧度正好罩住栅栏墙架的顶部，使整个哈萨克毡房在外形上呈圆弧形，这也是哈萨克毡房与蒙古包在外观上的明显区别之一。

除了家庭人口较多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人家，在过去，哈萨克牧民多使用四片或者六片开列克围合的毡房。毡房搭盖的程序与蒙古包搭盖的程序完全一样。搭盖一座中等规模的毡房，哈萨克牧民一般只需个把钟头即可完成，拆卸时则更快一些，而这些活儿，一般都是由妇女承担。

哈萨克牧民的毡房一般坐落在流水潺潺的溪流边，门口一般都是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其内部空间虽然不太大，但陈设与布置都有一定的规矩，因此并不显得狭窄、拥挤。从平面上说，毡房内部，以毡房中央正对着顶圈强俄拉克的火炉为界，火炉以外的前小部分为用具置放区域，火炉以内的后大半部分为起居坐卧区域。置放用具这一区域，进门沿左墙架一般置放猎具、马具之类。天气寒冷时，为避免瘦弱牲畜或者刚刚出生的羊羔受冻，往往也将之拴置于此。沿右墙架置放案桌、水桶、食品箱一类炊事用具。起居坐卧区域内，从门口进去沿墙架右侧为专供老人使用的床位，正中和左侧有序地摆放内装衣物软细的木箱。木箱上面，整齐地摞放花色艳丽的被褥；被褥上面，大多覆盖着绣花的布单。老人床位和所有木箱前面，一般都挂有帐幔。帐幔前面，环着火炉倒“凹”形地面铺有茵褥重叠厚至数尺的毡毯，为家人起居憩息的地方。这片地方，正中位置为哈萨克语称为“托尔”的正席，是专门为老人特设的座位，是主人做五时礼拜的地方，也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如果客人需要留宿，此处便是客人晚上休息的铺位，并以家中最干净、最暖和的被褥给客人使用。其余两侧，为家庭其他成员的坐卧处。按照传统习俗，

右侧一般为儿媳的铺位，小孩、女主人等则坐卧于左侧。

拥有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玛纳斯》的柯尔克孜族，也是我国西北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在新疆天山南北和帕米尔高原的高山草场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适应于此，柯尔克孜族牧民的住居，也是容易搭盖、方便迁移的毡房，柯尔克孜语称为“勃孜吾依”。

和哈萨克毡房近似，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及阿克苏、英吉沙、莎车一带柯尔克孜族牧民居住的勃孜吾依，也是由木栅、撑杆、顶圈（柯尔克孜语分别称为“克热克”、“伍沃克”、“昌格尔阿克”）以及方便人们出入的单扇门框组成内框，以及芨芨草精心编织的草帘和土法手工擀制的毛毡为外护。其搭盖的先后程序，也和哈萨克毡房一样。因为高山草原多暴风雪，为使勃孜吾依不至于被风雪掀翻刮倒，勃孜吾依多用较粗的毛绳系于四周的石头或木桩上。

南疆的柯尔克孜族牧民夏季多选择在平原溪边河畔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则迁移至山谷里避风向阳处落脚。不论迁移何处，勃孜吾依内部的陈设布置总是有严格的规矩：后半部沿墙架挂有图案鲜艳、线条流畅的壁毯和绣花围布；墙架前面，摆放着存放衣物的木箱；木箱上面叠放一人多高的被褥、枕头，花花绿绿的被褥枕头，形成一堵色彩斑斓的花墙；花墙前面，三面环绕火炉的倒“凹”字形地面铺有特具民族风格花纹图案的地毯，有的还在地毯上置有坐垫。这片铺有地毯的地方，是家庭成员日常起居处。正对门口的这一方为上席，白天，这里专给长辈或客人坐卧，晚上则是长辈的铺位。右侧是老人和年幼子女的铺位，左侧为儿子儿媳的铺位。铺位前面的右下侧为存放食品、炊具的地方，这片地方，柯尔克孜族牧民喜欢用精心编织的芨芨草帘围起来，以免有失雅观。

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半数也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

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年平均气温零下 2 摄氏度的青藏高原，有人将它与南极、北极相提并论，称之为“世界第三极”。然而，被人们视若生命禁区的高原雪域，却正是被誉为“高原之舟”的藏牦牛和享有盛名的藏绵羊的家园。而藏牦牛和藏绵羊那厚重的皮毛和营养丰富的肌肉以及油脂含量很高的奶品，不仅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藏族牧民提供了理想的衣食来源，同时也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藏族同胞提供了住、行的便利。

和游牧于天山南北的哈萨克族牧民一样，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牧民也有轮牧的习惯。他们分别选择避风向阳的山洼和地势较高的平滩作为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在冬季和夏季牧场之间，选择山腰地带作春秋两季牧场。一年四季，他们就是这样沿袭着固定的迁移时间、迁移路线，严格地按照划分的季

节牧场放牧，赶着畜群，像农民收割庄稼一样一片一片地采食，无论洼地、平滩、山腰、峡谷，从不让一片草滩闲弃。

适应于这样一种逐水草居住无常的游牧生活，青藏高原上藏族牧民的住屋，是以毡毯作围护材料的帐篷，即王洛宾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里所说的帐房。

虽然同属于可移性的帐篷类住屋，但是，青藏高原上藏族牧民所居住的帐房，无论其外观、构造、材料以及内部划分、居住习俗等，均完全不同于蒙古高原上蒙古族牧民所居住的蒙古包，也不同于天山南北哈萨克族牧民所居住的哈萨克毡房。

青藏高原藏族牧民所居住的帐房，一般来说可以分地面结构和围护结构两大部分。

地面结构包括周围矮墙和土筑炉灶。周围矮墙即在帐房内侧沿帐房周边用石块或草皮垒成的厚约0.6米、高约0.7米的“U”形的矮墙。此堵矮墙的功用，一为阻挡从帐幕脚下吹入的风雪，二可以在墙上搁置各种各样容具、用具以及袋装食品。矮墙中央，对着留出的出入口位置纵向筑有狭长形炉灶，青海江河之源一带的藏族牧民，称这种以干牛粪淹为原料、其外形有点像无篷小船的炉灶为“塔卡”。“塔卡”一般与矮墙齐高，其宽约0.7米，长约1.2米，外表多以细泥抹光，有的抹以马粪和碱土，使表面没有裂纹，保持光滑；有的用各种牧草捣融，以草汁抹面，宛如一层明亮的油漆。“塔卡”后半部，为一块置放案板的平台，前半部和中部，是烧茶、煮肉的炉膛。炉膛前后，各有一个储放干牛粪的深仓，牛粪仓与炉膛连接处，各有一斜坡状缺口，用火时可由此缺口往炉膛里不断加入干牛粪渣以加大火力。灶身下部，两侧开有灶门，便于取火掏灰。在“塔卡”前面，另有一灰池，专供储存火灰，并利用火灰余热取暖。“塔卡”伸延至帐壁的那一头，形成一个前窄后宽的燃料仓，堆放干燥了的牛粪羊粪。

作为地面结构的矮墙和火灶，迁移时一般保留不动，以备返转回来时或者后面的人迁移至此时再次使用。临行之前，火灶里面必须留有火种，并且要恭恭敬敬地往火上撒一把糌粑。牧民们认为，保留在火灶里的火种，就是火神的象征；往火上撒糌粑，是临行之前给火神的最后供奉。当他们离去时，还要不时回头张望，看看火灶是否冒出白烟。如果冒出缕缕白烟，就是吉利兆头，预示此次迁移平安顺利，反之，则认为是凶兆，就会担心迁移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或者担心下一站营地会发生什么意外帐房的围护材料，为防蛀防腐、柔韧保暖、暴雨不漏、积雪不裂的褐子。这种褐子，多用牦牛毛编织而成。每年夏季，当牦牛即将脱换新毛之际，牧民们便不失时机地将牦牛身

上的长毛剪下来，于外出放牧之时一边吆喝畜群一边不停地转动线砣，将牦牛毛捻成粗线，然后，再将粗线用手工纺织成宽约 0.3 米的褐子。这种牦牛毛褐子，就是制作帐房围护结构的材料。纺织牦牛毛褐子时，先选一处比较平缓的坡地，在十几二十米长的距离内，上下两头对应打下两根木桩，再将事先络好的经线平行拉开，分头固定在两根木桩上，然后用一根长约 0.6 米、宽约 0.15 米的木板将经线一上一下分为两层。编织时，将木板竖起以开启线口，投入纬线，再用一同样长度的弓形木板（打纬刀）将纬线打紧，一纬一打，周而复始，这样，一段一段褐子便织造出来。一座中等规模的帐房，仅褐子的重量即近 70 公斤，这就是说，要制作一座像样的中等规模牛毛帐房，牧人需要将 70 公斤的牛毛捻成粗线，再将这 70 公斤的牛毛粗线织成一段段的褐子，这样的劳作所消耗的人力和物力，与汉地农民建盖三间瓦房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差无几。

用这样一种手工纺织的褐子缀缝而成的帐房，人们一般称为“黑帐”。青藏高原上，藏族牧民游牧时所使用的黑帐，由前、后、左、右四片帐幕组成，每片帐幕又由若干幅褐子缀成，因此，黑帐的大小，取决于用多少幅褐子缀成帐幕；用多少幅褐子缀成帐幕，又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和家庭人口的多少。当然，这里面没有任何一种的正、反比例关系，更没有任何一定的尺码标准和固定的规格范式。藏族牧民们每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下帐之前总要先对周围环境做一番审视，尽可能选择既便于放牧也便于生活的地方。具体位置选定以后，先把缀有较长系绳的左、右两片帐幕连系，连系时使之中间留有 0.5 ~ 0.6 米左右的缝隙作为通风、透气、采光的天窗，上面另设一块活动盖帘，以备雨雪天气随时盖上。然后，将顶部四角四根较粗的牛毛拉绳从四个方面均衡延伸并系在楔子上钉入地里，再在两片帐幕中缝连绳下穿入一根横梁，并用两根立柱从两端将横梁撑起，另用四根撑杆分别撑起四角拉绳，调整四角拉绳的松紧，使之保持平衡、稳定。最后，将后片帐幕和一分二的前片帐幕挂上、系紧。一分二的两片帐幕，便是帐房的门。为方便出入，也为了增加帐内光亮，前面两片帐幕平时常被撩起，搭于门口拉绳上。

藏族牧民的帐房，帐门多朝东方。帐房里面，以灶为界，进门左边一侧即南侧，称为“阴帐”；“阴帐”对面即北边一侧，称为“阳帐”。“阴帐”一方，是以家庭女主人为主的妇女们日常起居的地方，也是炊事和制作酥油、奶渣等食品的地方。因此，这一方的矮墙上，搁置的多是盐、茶、食品、奶品等食物和炊具、容具、用具等。“阳帐”一方，地上铺有牛皮或羊皮等垫子，是家庭男性成员活动的地方，也是接待来访客人的地方。这一方的矮墙上所搁置的，多是与家庭男性成员放牧、狩猎等生产生活有关的工具、用具。“阴



帐”和“阳帐”里头长形火灶末端所对一侧矮墙的正中位置，整齐地码放装有青稞、奶渣等物品的羊皮口袋。口袋上面，覆盖有专用的藏语称之为“图恰”的毛毯。盖着“图恰”的皮袋上面，设有精致的小型佛龕。佛龕上面，供奉铜质佛像和用杏黄缎子包裹的经卷以及酥油灯、净水碗。佛像跟前，供奉内装珊瑚、宝石、青稞、羊毛等多种宝物并经过高僧大德加持过的藏语称为“央扣”的佛盒。有的家庭，有时也会将佑护着家人牲畜吉祥平安的佛盒与佛珠一起挂在佛龕跟前那根被尊称为“上柱”的立柱上。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些摆设，帐房里这一片狭小的地方，便充满了无量的神性而成为至高的圣地，成为意念之中无际无垠的神佛世界，从而使小小的帐房成为人神共居的神圣空间。

分布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的裕固族，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游牧民族。由于历史上与藏族先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上受到藏族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裕固族牧民的住屋也是用牦牛毛或羊毛纺织的褐子做围护材料的帐房。

和青藏高原藏族牧民居住的黑帐一样，裕固族牧民居住的帐房也是二柱一梁八角钉桩。不同的是，裕固族牧民的帐房内部一般还多加四根撑杆，将帐房四角撑起；帐房外面，也多加八根撑杆，将帐房外面的拉绳撑起。同时，还在支撑帐外四角的撑杆顶端捆上四根横木，将撑起的帐幕牢牢地固定在横木上。除此之外，裕固族牧民的帐房只有围护结构，而没有矮墙，这是与藏族黑帐最为显著的差别所在。

虽然存在着以上的一些差别，但是两者的内部划分却基本一样。裕固族牧民帐房内部，以位于帐房中央的火炉为界，进门的左侧一边，是以女主人为主的家庭女性成员日常起居的地方，同时也是炊事和置放炊具、食品、奶桶的地方。右侧一边，是家庭男性成员坐卧的地方，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正对帐门的一侧，同样也设有佛龕。佛龕上面，也供有佛像、酥油灯、净水碗一类，是帐房内部最为神圣的地方。这片狭小的地方，平时不许来回过往，更不允许随便坐卧。

在过去，贫苦的藏族、裕固族牧民无论家庭人口多少，多只能一家老小拥挤在一座简陋破烂的、冬天不能挡风、夏天不能遮雨的又小又黄的黑帐里。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牧民们的翻身解放并日渐富裕，牧民们不仅住上了宽大结实的帐房，而且每户人家还多备有一二顶以白棉布作围护的能住两三个人的小型帐房，以便出远门或由于特殊原因需要单独远牧时使用。除了这种小型帐房，在藏族地区，尤其是在青海的玉树、果洛等藏区，还有能住上五六个人甚至十来个人的大帐房。这种用白色棉布作围护的大型白帐，有马

脊式的，有平顶的，也有尖顶的，有六角形的，也有八角形的。其帐坡、帐檐及帐壁各个部位的连接处，均以黑布或者蓝布压边，而且每面帐坡和帐壁上，还镶有黑色的或者蓝色的“寿”字纹、“卍”字纹或者宝瓶、妙莲、吉祥结、胜利幢等藏传佛教宗教艺术特征十分鲜明的花纹图案。有的还在帐檐挂一圈由蓝、黄、红三种颜色组成、体现藏传佛教“通圆无”观念的褶幔，或者在帐檐下方用彩绸装饰出彩虹般的条纹，把一座帐房装饰得五颜六色，花枝招展，美不胜收。

适应游牧生计方式的蒙古包、哈萨克毡房和藏族帐房、裕固族帐房，是同一类型不同形式的住屋。这些适应游牧生计的可移动住屋，其前身，或者说其雏形，很可能是过去时代鄂伦春、鄂温克等狩猎民族所居住的以树皮、兽皮等作围护的“斜仁柱”一类的窝棚。

分布在我国东北边疆大、小兴安岭林海深处的鄂伦春族，20世纪50年代开始定居以前，是世界上遗存的能够完全代表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之一。适应于狩猎采集生活，在过去，鄂伦春人所居住的是就地取材、结构简易的鄂伦春语称为“斜仁柱”的窝棚。

“斜仁柱”为鄂伦春语的汉语音译，“柱”汉意为房、屋，“斜仁”汉意为木杆，“斜仁柱”即用木杆搭成的住屋。

“斜仁柱”的主架由两根鄂伦春语称作“阿权”的主杆和六根“托拉根”、二十多根“斜仁”组成。

“托拉根”和“斜仁”是五六米长的笔直的松木杆或桦树杆，架搭时，先支起两根“阿权”，然后把六根一头带杈的“托拉根”搭在“阿权”上，在其顶端套上鄂伦春语称作“乌鲁包藤”的柳条圈，再在柳条圈周边搭上二十多根“斜仁”，“斜仁”的另一端插入地下，这样，“斜仁柱”的骨架就算搭成了。架搭“斜仁柱”骨架所用的“阿权”、“托拉根”和“斜仁”，全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既没有严格的规格尺寸，也不需经过精细的加工制作，因此，迁移时只将围护材料取下带走，这些骨架则原地放弃，到了新的地方再就地砍伐选取。“斜仁柱”的围护材料即覆盖物，冬季多用经过鞣制的保暖性能良好的狍皮围子，春、夏、秋则多用质地柔软轻巧、富含油脂、不易透水、不易腐烂的桦皮围子。狍皮围子鄂伦春语称“额伦”，一座中等规模的“斜仁柱”，一般需要五六十张狍皮缝制成的两大一小共三片“额伦”。“额伦”四角均缝有带子，覆盖时，两片大的盖在“斜仁柱”骨架两侧，小的一片盖在后面，并将四角的带子系在“托拉根”上。为了保暖，“额伦”上面一般还要围上厚实的一层芦苇帘子。桦皮围子鄂伦春语称“铁克沙”。剥桦树皮的最佳季节是每年初夏，扒剥时先选择比较光洁的树干，用猎刀在树干上中距1.2米左